周易外傳

周易外傳目錄

周易外傳卷一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譔

乾

道體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物生而有象象成而有數數資乎動以起用而有行行而有得於道而有德因數以推象道自然者也道自然而弗藉於人乘利用以觀德德不容已者也致其不容已而人可相道道弗藉人則人與物俱生以俟天之流行而人廢道人相道則擇陰陽之粹以審天地之經而易統天故乾取用之德而不取道之象聖人所以扶人而成其能也蓋歷選於陰陽審其起

人之大用者而通三才之用也天者象也乾者德也是故不言天而言乾也且夫天不偏陽地不偏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君子不偏陽小人不偏陰天地其位也陰陽其材也乾坤其德也材无定位而有德德善乎材以奠位者也故曰天行健行則周乎地外入乎地中而皆行矣豈有位哉是故男德剛而女德柔君子德明而小人德暗男女各有魂魄君子小人各有性情男不無陰而以剛奇施者其致用陽女不無陽而以柔偶受者其致用陰是故易之云乾云其致用者而已繇此言之君子有情而小人有性明矣故小人之即於暗也豈無頻光不昧知慙思悔之時哉

此則乾之麗於小人者未嘗絕惟恃其自然忘其不容已
則乾不絕小人而小人絕乾故易於小人未嘗不正告焉
穆姜筮占四德而懼其驗也六陽之卦爲乾乾爲天易不
云天而云乾用此義也或曰男不偏陽女不偏陰所以使
然者天地天不偏陽地不偏陰所以使然者誰也曰道也
曰老氏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今曰道使天地然是
先天地而有道矣不偏而成是混成矣然則老子之言信
乎曰非也道者天地精粹之用與天地並行而未有先後
者也使先天地以生則有有道而無天地之日矣彼何寓
哉而誰得字之曰道天地之成男女者日行於人之中而

以艮能起變化非碧霄黃壚取給而來既之奚況於道之與天地且先立而旋造之乎若夫混成之云見其合而不知其合之妙也故曰无極而太極无極而必太極矣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靜各有其時一動一靜各有其紀於是者乃謂之道今夫水穀之化爲淸濁之氣以育榮衛其化也合同其分也纖悉不然則病道有留滯於陰陽未判之先而混成者則道病矣而惡乎其生天地也夫道之生天地者則卽天地之體道者是已故天體道以爲行則健而乾地體道以爲勢則順而坤無有先之者矣體道之全而行與勢各有其德無始混而後分矣語其分則有太

極而必有動靜之殊矣語其合則形器之餘終無有偏焉者而亦可謂之混成矣夫老氏則惡足以語此哉故聖人見道之有在於六陽者而知其爲乾之德知其德之乾則擇而執之以利用故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

貞者事之幹也信也於時爲冬於化爲藏於行爲土於德爲實皆信也然則四德何以不言智乎彖云大明終始六位時成則言智也今夫水火資之以能熟木資之以能生金資之以能瑩土資之以能浹是故夫智仁資以知愛之眞禮資以知敬之節義資以知制之宜信資以知誠之實

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徹乎六位之終始終非智則不知終始非智則不知始故曰智譬則巧也巧者聖之終也曰擇不處仁焉得智擇者仁之始也是智統四德而偏歷其位故曰時成各因其時而藉以成智亦尊矣雖然尊者非用用者非尊其位則寄於四德而非有專位也今夫水非火則無以濟非木則無以屯非金則無以節非土則無以比是故夫智不麗乎仁則察而刻不麗乎禮則慧而輕不麗乎義則巧而術不麗乎信則變而譎俱無所麗則浮蕩而炫其孤明幻妄行則君子荒唐機巧行則細人捭闔故四德可德而智不可德依於四德效大明之功而無專位故

曰君子行此四德者知而後行之行之爲貴而非但知也惟不知此故老氏謂上善之若水而釋氏以𤭛水靑天之月爲妙悟之宗其下者則刑名之察權謀之機皆崇智以廢德乃知大易之教爲法天正人之極則也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夫逝者逝矣而將據之以爲德乎

先儒之言元曰天下之物原其所自未有不善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有得而後有失非得而何以有失也請爲之釋曰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則旣推美於大始矣抑据成敗得失以徵其後先則是刑名器數之說非以言德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就善而言元固爲之長矣比敗以

觀成立矣以知得則事之先而豈善之長乎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元者統大始之德居物生之先者也成必有造之者得必有予之者矣臻於成與得矣是人事之究竟豈生生之大始乎有木而後有車有土而後有器車器生於木土爲所生者爲之始揉之斵之埏之埴之車器乃成而後人乃得之旣成旣得物之利用者也故曰利物和義成得之未敗失者利物之義也夫一陰一陽之始方繼乎善初成乎性天人授受往來之際止此生理爲之初始故推善之所自生而贊其德曰元成性以還凝命在躬元德紹而仁之名乃立天理日流初終無閒亦且日生於人之

心惟嗜欲薄而心牖開則資始之元亦日新而與心遇非但在始生之俄頃而程子雞雛觀仁之說未爲周徧要其胥爲所得所成之本原而非從功名利賴之已然者爭敗失之先則一也意者立成敗得失之衡以破釋氏之淫辭邪則得之爾矣釋氏之言銷總別同異成壞之六相使之相參相入而曰一念緣起無生葢欲齊成敗得失於一致以立眞空之宗而不知敗者敗其所成失者失其所得則失與敗因得與成而見在事理之已然有不容昧者故獎成與得以著天理流行之功効使知敗與失者皆人情弱喪之積而非事理之所固有則雙泯理事捐棄倫物之邪

說不足以立雖然於以言資始之元則未也是故合成敗齊得失以爲宗釋氏緣起之旨也執成敗據得失以爲本法家名實之論也執其固然忘其所以然而天下之大本不足以立以成爲始以得爲德而生生之仁不著吾懼夫執此說者之始於義而終於利矣夫功於天下利於民物亦仁者之所有事而以爲資始之大用卽此在焉則享其利者爲有德亦且不知君子正誼明道之志未嘗擯失與敗而以爲非道之存況天之育萬物而非以爲功者哉元者仁也善之長也君子之以長人者也成敗得失又奚足論之有

易之有位也有同異而後有貴賤有應感而後有從違若夫乾則六陽均而成象者也合六如一不見其異六均一致不相爲感故曰大明終始終始不殊六龍皆御矣惟旣已成乎卦也則亦有其序也不名之爲貴賤而名之曰先後先後者時也故曰六位時成君子之安其序也必因其時先時不爭後時不失㬎道時中以俟命也乃均之爲龍德則固不可得而貴賤之初者時之潛也二者時之見也三者時之惕也四者時之躍也五者時之飛也上者時之亢也一代之運有建有成有守一王之德有遵養有變伐有耆定一德之修有適道有立有權推而大之天地之數

有子半有午中有嚮晦近而取之夫人之身有方剛有既壯有已衰皆乾之六位也故象曰君子以自彊不息勉以乘時也然則初之潛龍其異於蠱之高尙遯之肥明矣大王翦商以前公劉遷豳以後周之潛也十三年之侯服武之潛也而不特此禮所自制樂所自作治所自敷教所自立未有事而基命於宥密終日有其潛焉有其潛所以效其見也若秦之王也穆康以來獻武以降汲汲於用以速其飛而早巳自處於亢當其潛而不能以潛養之則非龍德矣非龍德而尸其位豈有幸哉故初之勿用天所以敦其化人所以深其息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

此之謂也
天以不遠物爲化聖人以不遠物爲德故天仁愛而聖人忠恕未有其德不能無歉於物有其德者無所復歉於己初之爲潛龍德成矣龍德成而有絕類於愚賤之憂則大而化者二之功遍而察者將毋爲二之所不屑也雖然彼龍者豈離田以自伐其善哉故曰見龍在田王道始於耕桑君子愼於袺襘尸愚賤之勞文王所以服康田也修愚賤之節衞武所以勤洒埽也故天下蒙其德施言行詳其辨聚坦然寬以容物溫然仁以畜衆非君德誰能當此哉位正中而體居下龍於其時有此德矣然則馳情於[元]悅

傲物以高明者天下豈利見有此大人乎
九四之躍時勸之也九五之飛時叶之也上九之亢時窮之也若其德之爲龍則均也夫乾盡於四月而姤起焉造化者豈以陽之健行而怙其終哉時之窮窮則災矣然而先天而弗違則有以消其窮後天而奉時者則有以善其災故曰擇禍莫如輕知擇禍者悔而不失其正之謂也朱均之不肖堯舜之窮也桀紂之喪師禹湯之窮也堯舜不待其窮而先傳之賢以消其窮災不得而犯焉禹湯之持其窮也建親賢崇忠質不能使天下無湯武而非湯武則夏商不亡終不喪於□□盜賊之手景亳之命宗周之步

猶禹湯晉諸廷而授之矣三代以下忌窮而悔所以處亢者失其正也而莫災於秦宋之季秦祚短於再傳宋寶淪於□□彼惷詹詹然日喪亡之爲憂而罷諸侯削兵柄自弱其輔以延盜賊□□而使乘吾之短垣逮其末也欲悔而不得則抑可爲大哀也已嗚呼龍德成矣而不能不亢亢而不能不災君子於乾之終知姤之始亦勿俾嬴豕之蹢躅□□□□哉

天積日以爲歲功歲功相積而德行其中然期三百六旬之中擅一日以爲之始則萬物聽命於此一日德以有繫而不富矣且一日主之餘日畔之一日勤之餘日逸之其

爲賸德可勝言哉夫用九者天行之健不得不極故其策二百一十有六自冬至子初授一策以極於大暑後之四日夏功成火德伏而後天之施乃訖焉則前乎此者雖夏至當上九之亢而乾行固未息也故坤不逮期之半而乾行過之其剛健精粹自彊不息者六爻交任其勞而不讓二百一十六策合致其能而不相先羣龍皆有首出之能而無專一之主故曰天德不可爲首明非一策一爻之制命以相役也然則一元之化一代之治一人之生一善之集一日之修一念之始相續相積何有非自彊之時可曰得其要而不勞擇其勝而咸利乎故論必定於蓋棺德必

馴於至極治必臻於棄仁用九之吉吉以此爾自老氏之學以居錞處後玩物變而乘其衰言易者惑焉乃曰陽剛不可爲物先夫雷出而荂榮氣升而灰動神龍不爲首而誰爲首乎德不先剛則去欲不淨治不先剛則遠佞不速婦乘夫臣干君□□夏皆陽退聽以讓陰柔之害也況足以語天德乎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哉易不言中而可繹矣夫離田而上卽天也離天而下卽田也出乎田未入乎天此何位乎抑何時乎析之不容毫髮而充之則肆其彌亙保合之爲太和不保不合則閒氣乘而有餘不足起矣乘而下退息

於田而爲不足乘而上進與於天而爲有餘不足則不可與幾有餘則不可與存義勉其不足之謂文裁其有餘之謂節節文著而禮樂行禮樂行而中和之極建是故幾者所必及也義者所必制也人爲之必盡一䦨未逹而功較密也天化之無方出位以思而反失其素也舍愚不肖之偷而絶賢知之妄日夕焉於斯擇之執之惡容不乾乾惕若哉夫九三者功用之終過此則行乎其位矣功用者我之所可知而位者我之所不可知也功用者太和必至之德位者太和必至之化也德者人化者天人者我之所能天者我之所不能也君子亦日夕於所知能而兢兢焉有

餘不足之爲憂妄能役心之察察強數之冥冥者哉此九三之德以固執其中盡人而俟天也若釋氏之教以現在爲不可得使與過去未來同消歸於幻妄則至者未至而終者杳不知其終矣君子服膺於易執中以自健舍九三其孰與歸

坤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者至靜者不至故乾二十四營而皆得九九者數之至也坤二十四營而皆得六六者數之未至也數至者德亦至數未至者德有待矣德已至則不疾不速而行固健德有待則待勸待勉而行乃無彊

固健者不戒而行調其節而善之御之事也无彊者從所御而馳焉馬之功也天以氣而地以形氣流而不倦於施形累而不捷於往矣陽以樂而陰以憂樂可以忘其厲而進憂足以迷其方而退矣則坤且凝滯衰回而幾無以荷承天之職也故易之贊坤必贊其行焉夫坤何爲而不健於行也流連其類而爲所繫也西南者坤之都也隨山峻巘之區也據中國言之君子之言者其可知者而已坤安其都而莫能遷矣自然不能遷且乾氣之施左旋自坎艮震以至於離火化西流以養子而土受其富則坤又靜處而得隕天之福矣其隨天行以終八位而與天合者兌之一舍而已又祇以養其子

也土生金天下有仰給於彼自保其朋飮食恩育不出門庭而享其宴安者足以成配天之大業者哉是故君子之體坤也乾化旋而左則逆施而右以承之其都不戀其朋不私其子不恤反之於離以養其母凡四舍而至於東北之艮艮者一陽上止闔坤而不使遂者也坤至是欲不棄其懷來而不得矣夫陽之左旋也艮抑陰而止之震襲陰而主之離閑陰而窒之將若不利於陰而陰且苦其相遇而不勝然閑之使正襲之使動抑之使養其有餘則亦終大造於陰故隕天之福爲陰慶者非陰所期也而實甘苦倚伏之自然使陰憚於行而懷土眷私僅隨天以西旋於兌

亦安能承此慶於天哉則坤之利牝馬者利其行也君子之以喪朋爲慶者慶其行也夫地道右轉承天之施以健爲順葢亦坤德之固然而易猶申之以戒者爲君子攸行言之也六三之或從王事義猶此爾內卦體具而坤德成矣猶乾德之成於乾乾至至此而終終此也四以上坤之時位矣

氣數非有召而至陰陽不偏廢而成然則易言履霜而聖人曰辨之不早使早辨之可令無霜而冰乃不堅乎則可令大化之有陽而無陰乎曰霜者露之凝也冰者水之凝也皆出乎地上而天化之攸行也涸陰冱寒刑殺萬物而

在地中者水泉不改其流草木之根不替其生蟄蟲不傷其性亦可以驗地之不戚乎殺矣天心仁愛陽德施生則將必於此有重怫其性情者乃遜於空霄之上潛於重淵之下舉其所以潤洽百昌者聽命於陰而惟其所制為霜為冰以剗品彙則陽反代陰而尸刑害之怨使非假之水以益其威則閉闢之草木雖至今存可也治亂相尋雖曰氣數之自然亦孰非有以致之哉故陰非有罪而陽則已慫聖人所以專其責於陽也先期不聽於子羽則鍾巫不弑爵祿不偏於宋公則子罕不僭宮中無二聖之稱則武曌不能移唐燕雲無借師之約則完顏蒙古不能餓宋陰

之干陽何有不自陽假之哉辨之早者自明於夫婦君臣□□之分數自盡焉而不相爲假也

乾之九五乾之位也坤之六五坤之位也五位正而坤道盛地化光故乾言造而坤言美皆極其盛而言之也何以效之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因乎有者不名始因乎无者不名成因乎无而始之事近武非天下之至健不能特有所造因乎有而成之事近文非天下之至順不能利導其美夫坤之爲美利導之而已矣利導之而不糅雜乎陽以自飾至於履位以正而遂成乎章也則蚑者蠉者芽者荂者五味具五色宣五音發殊文辨采陸離煸爛以成萬物之

美雖然凡此皆出乎地上以歸功於天矣若其未出乎中
而天不得分其美者坤自含其光以為黃元色沖而黃色
實元色遠而黃色近實者至足者也近者利人者也含萬
物者在此矣若是者謂之至美以其麗乎元而無慚也故
言乎黃以其不炫乎表以充美也故言乎裳順道也實道
也陰位之正也聖人體之故迹而不作以興禮樂而成文
章則成以順而美有實亦可以承天而履非位之位矣六五
陰不當位然則黃者言乎文也裳者言乎中也不在上而當人中以黃
為中是地與青赤白黑爭文而不足以配天以裳為下是
五與初二三四齊秩而不足以居正子服椒因事偶占不

足据爲典要也

屯

夫有其性者有其情有其用　者有其變極陰陽之情盡九六七八之變則存乎其交矣剛柔之始交震也再交坎也一再交而卦與陽生之序也故屯次乾坤於其始交以剛交柔不以柔交剛何也陰陽之生萬物父爲之化母爲之基基立而化施化至而基凝基不求化而化無虛施所以然者陰虛也而用致實形之精也陽實也而用致虛性之神也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顯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陽方來而致功陰受化而成用

故乾言造坤言正位造者動正位者靜動繼而善靜成而性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繇此言之動而虛者必凝於形器之靜實陽方來而交陰為天地之初幾萬物之始兆而屯紹乾坤以始建信矣乃為[元]之言者謂陰不盡不生為釋之言者謂之六陰區宇而欲轉之則浮寄其孤陽之明銷歸其已成之實殄人物之所生而別有其生[元]謂之刀圭入口釋謂之意生身摶陽為基使陰入而受化逆天甚矣夫陽主性陰主形理自性生欲以形開其或冀夫欲盡而理乃孤行亦似矣然而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異情者異以變化之幾同行者同於形色之實則非彼所能知也

在天爲理而理之未麗於實則爲神理之已返於虛則爲鬼陰陽無時而不在陰有時而消居陽以致陰則鬼神而已矣既已爲人而得乎哉故屯者人道也二氏之說鬼道也以屯紹乾坤之生易之以立人道也

當屯之世欲達其屯則陰之聽命於陽必矣而誰與命之將以其位則五處天位而初者其所建之侯也將以其才則震之一陽威任起物而五處險中藏固而不足以有爲也然則爲之陰者雖欲不乘馬班如而不得矣嗚乎聖人之以得民予初也豈得已哉五之剛健中正者其位是也其德是也而時則非也處泥中而犯宵露酗名義以爲去

嚞二雖正以違時四雖吉而近利矣違時者以難告近利者以智聞挾震主之威者乃引天時徵人事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則二安得不以頑民獨處其後邪此子家羈所以消心於返國司空圖所以僅託於巖棲也

畜之極亨也否之極傾也賁之極白也剝之極不食也睽之極遇雨也然則屯極而雷雨盈雷雨盈而草昧啟上六冂乘馬班如泣血漣如屯將無出難之望乎曰時可以長者上也不可長者上六之自爲之也且夫屯雖交而難生然物生之始則其固有而不得辭者矣一陽動於下地中

之陽也自是而出震入坎之交物且冒土而求達乃離乎地中出乎地上者無幾也水體陽而用陰以包地外物之出也必涉焉出而暢也則千章之縣條无所禁其長矣出而猶豫裴回以自阻也則夭折而不可長故方春之旦雷發聲蟄蟲啟百昌將出必有迅風疾雨驟寒以抑勒之物之摧折消阻者亦不可勝道非資乎剛健見險而不腑者固不足以堪此上六與坎爲體與五爲比借五之尊資陽之力誰足以禁其長者而柔不知決其乘馬班如猶二四也於是而不能出則竟不出矣猶乎發土而遇寒雨乃更反而就䁈於地中之陽首鼠狐疑楚囚對泣將欲誰怨而

可哉嗚乎二四之馬首不決於所從者在坎中而畏險人情之常也上出乎險而遠乎初矣然且棲遲迷留頓策於歧路夫何爲者甚哉初九淫威孔福之動人也震主而疑天下之心五雖欲光其施豈可得哉唐文周墀所爲灑涕於一堂也周衰而萇宏誅漢亡而北海死雖壯馬難拯而弱淚不揮非所望於愞夫之激已

蒙

震坎艮皆因乎地以起陽者也初陽動乎地下五陽次進而入乎地中故乾坤始交而屯綜而爲蒙之象陽自初而進二自五而進上則屯進而爲蒙天造之草昧成矣天包

地外地在水中離乎地未卽乎天故屯止於坎沐乎水卽臍乎山故蒙成於艮也當其爲屯不能自保其必生故憂生方亟求於陽者草昧之造也而有生以後堅肥艮楛有不暇計者焉逮其爲蒙能自保其生矣則所憂者成材致用之美惡求於陽者養正之功也姑息之愛呴沫之恩非所望矣夫以生求益者待命於人而得膏粱焉以養正求益者待命於人而得藥石焉其待命於人均也而所得則別求膏粱者於生爲急而急則或隳其廉恥求藥石者於生若緩而緩則自深其疢疾聖人以愚賤之廉恥爲憂而深恤其疢疾故屯以愼於所求爲貞而蒙以遠於所求爲

困且以膏粱養物者市恩之事以藥石正物者司教之尊恩出自下則上失其位教行於下必上假其權懼屯五入險而失位故授之以建侯之柄幸蒙五之順陽而假權故告之以尊師之宜聖人之於易操之縱之節之宣之以平陰陽之權善人物之生者至矣哉

六陰六陽備而天地之變乃盡六位具而卦之體已成故卦中有陰陽爻外有吉凶而卦與爻受之蒙之上九象爲擊蒙豈俯而擊下乎方蒙而擊之是爲寇非禦寇也四陰爲蒙二陽爲養蒙之主上將何所擊哉物之用陰陽也有過不及不及於陰則過於陽不及於陽則過於陰所過者

不戢而傷其不及者如是者寇生於內陰陽之行不爲一物而設德於此者刑於彼故薺麥喜霜而靡草忌夏況其數之有盈虛乘乎氣之有乖沴如是者寇生於外寇生於內者恤其蒙而調之道在於養二之以包爲德也寇生於外者捍其賊蒙者而保蒙道在於禦上之以擊爲功也夫陰陽之刑害日與恩德竝行於天壤而物之壯者或遇之而不傷物之蒙者乍嬰之而即折矣是故難起於鼎革之初甯寒酷於春和之始復欲盛於血氣之未定則非擊不能禦非禦不能包二之中與上之亢亦相資以利用矣不知擊者索寇於內而誅求之迫斯嬴政之以猜忍速亡而

入苙之招激而使之復歸於邪也蒙何賴焉

需

需之爲體六來居四自大壯來以尼乾行三陽聚升欲遂不果雖有積剛至健之才遇險而不能不有以待之也顧待之以往涉大川乎行險阻之中而行之未順也將待之以飲食燕樂乎介將雨之際而幾恐或失也以往涉爲功者需而不需束溼苟且以求其成可爲申商之術以宴樂爲務者需以爲需守雌處錞而俟其徐淸爲老莊之旨矣彖象義殊而適從无定異端互託而學術以歧君子之於需將何所取哉則爲之釋曰險易者事也勞逸者勢爲之也險

有以爲險易有以爲易勞有所爲勞逸有所爲逸其能順行而弗失者恃有爲之主者存也无爲之主則進以逢咎退以失幾主之者存則犯波濤而不驚坐鳴琴而不廢需所恃者何也自大壯而往九進處乎天位也三陽之與也涥然莫禦者其上行之勢遇四而非其類則乍駭而阻矣驟而視之則陰也徧而察之則險也故三以倉卒而入泥初以逡巡而遠難然陰雖來成其險而不覺自失其尊陽雖往離其朋而遂以誕登其位夫方以類聚氣以同求五卽與四上爲體乎然其所永好以同功者三陽其夙侶也入其中履其位操彼之生死而招我之儔伍則孚可任而

貞可恒五之足恃以爲主決矣故二有言而終吉三寇至而不敗得主而行乎險猶不險也可以勞勞則收涉川之功可以逸逸則逐宴樂之好舟附水而利雲依天以游此所爲光亨而貞吉者爾彼貿貿然無主而以需道行之夫不曰需者事之賊乎而以之飲食宴樂則叢臺阿房所以速亡其國劉伶阮籍所以疾入於狂也

訟

天之位乎上者大正之位也然而未嘗不下濟也雷火風澤之氣麗乎地而時隮以應乎天惟水不然以下爲性比地而必於不升處天地之中以與天爭權則天將施於地

而水競其功天卽欲不與俱違行而不得是訟之自成水實致之而二何以得爲有孚哉嘗論之以无情而誣上者逆也非訟也訟則有可言之情矣氣數自然之爭豈猶夫告密投匭之小人得已而不已者與二之所執以爲言者陰長而已窒其中也勞而自矜已而怨曰我之有功於天也天其德我哉我不來自遯來三來居二而天且借以遯我來而抑不我應五不應二則是我窒惕之勞瀆不相知而不平之鳴惡容已邪怨自此興而訟亦自此長元咺之所以終於逋亡而不恤也繇是言之直在坎而曲在乾明矣君子則曰與其爲訟也不如其爲遯也干我者吾避之勞於我者吾

所應得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越石父且以告絕於晏嬰況其在君臣父子之閒乎故五正中位不撓於訟而得元吉所謂大居正而不慙也惟夫上九也者可以致勝於坎者力盡而不止故衞鄭再歸而見絕於春秋訟上錫帶而三褫於大易嗚乎人事之險阻出於怨望怨望出於恩德知恩德爲時位之當然而無功名之可恃則險阻平於心而恩怨消於世六三舍中位以消遯柔以承天善世而不伐斯足尚乎

師

自軒轅用兵以征不服訖乎有扈之役帥師者皆君也迨

夫太康失御而允侯徂征則弗躬弗親而兵柄移下易衰世之事也故二以陽爲羣陰之主而特爲世修命將之典因王伯之命討以治堯禹之天下蓋弗能違已然授三錫之命行開國之賞令行於師中功論於宗廟（上爲宗廟）威福之權自一也乃夫一陽受鉞所帥者皆陰也捐墳墓棄妻子爭死生於原野以貿金錢牛酒之須其非孝子順孫而爲貪欲慘忍之細人亦明矣故不律有戒焉无功有戒焉弟子有戒焉小人有戒焉凡凶者皆以陰柔而戒也陰之爲道蘊毒而不洩耽欲而不厭投危地而不前處成功而善妬此四者皆不利於師而其害相因溺於利則義不奮矣

競於私爭則公戰怯矣媢以居功則擠敗不恥矣兵剛事而用柔則吉一而凶三豈不危哉雖然又豈能舍此而別募君子之軍邪然則如之何其惟容畜於平居而致果於臨敵乎以其容畜獎其致果則小人之勇可使也以其致果用其容畜則君子之怒已亂也班仲升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无徒可謂知容畜矣以三十六人攻匈奴之使何其果也此千古行師之要授受在心參陰陽之用酌險順之宜而不至學古兵法之區區也俗儒之言兵也貴其左次則无咎而已常僅不失而變无以御宋以之亡而不悟乃曰君无失德民不知兵以乞命於天下而辭其

咎豈不哀哉

比

當比之時羣方咸附五之得衆益莫盛焉水潤以下因地僉居在澮成澮因川成川清者與爲化光濁者與爲流惡地皆受之未嘗有所擇而致其寵矣乃羣陰之比於五也豈无所效哉小人樂得其欲報以奔走君子樂得其道報以忠貞而二以柔得位與五爲應則五所懷集莫有先焉是大海之有江漢也太山之有云亭也夾輔之有周召列侯之有晉鄭也若其失一德之咸而但依末光挹餘潤以擬於思媚之細人則將何以酬顯比之知乎夫上之我暱

非可恃者也我之可親可恃者也以恃我往者親而无慙以恃彼往者暱而逢厭上不厭我於報施而天下厭我於容悅則適以成五量之大而又適以累五德之偏然則二以正應爲責備之歸豈不甚與而六二固无憂也寵至而驚繼之以驕二一與羣陰同其柔以上附而無自詫殊異之心則承寵雖盛不喪其故吾若夫位與五相爲好仇德與五相爲唱和亦其分爾五無私則二亦不有私人之嫌無嫌而又何嫌之有乎嗚乎寵祿之於人甚矣況渥之以恩禮哉賢者自失於功名之際中人自失於福澤之加非當位中正和於羣而不矜獨遇如六二者能勿波靡而風披

葢亦鮮矣光武无猜而嚴光且以要領之絶戒侯霸也又況在不甯初來之世也哉

小畜

小畜巽畜也大畜艮畜也巽體陰而用多陽艮體陽而用多陰體者其情也用者其名也以名召我而情固止之甚矣哉巽之柔而陰鷙也夫畜有養道焉陽任治陰任養天下不以養始者終不能止飫以所需則情晢而息自有人事以來壯夫危行而卻步於陰柔者皆養爲之膠飴而孰能軼此以徑行哉夫養陽者陰之職雖蹈其機難辭其牽聖人亦且因而成之陽固已卻步焉而猶安之以時數者

亦曰其職也雖然其養之也則又有厚薄之不齊矣山之養也出雲升霧以應天者且合天於蒸歊之氣若夫風之爲體旁行解散致養已薄而徒用其柔密爲之止則密雲不雨之勢已成而五上之陽方且從彼黨而助其用五矜富力上載德色孰知夫周旋不舍者固長塞其入求三陽之逵逕且受轉於陰而爲之役則五上亦愚矣甚矣哉六四之坐取羣情而柔之於衽席也夫薄養而固止之巽无禮而乾亦不光矣則夫受止者失得吉凶之數亦有辨三爭其止者也二靜於止者也初受其止者也三進故爭二中故靜初應故受以爭往者入其機而巽始以機鳴得意

月望之凶反目之激矣以靜俟者保其健而初三各効其功彼以鄰爲富我以羣爲援矣以受退者老其敵而四亦以不測自危血惕之防四僅免焉咎責之來初自信不疑而任之矣何其咎言負何何其咎也俗以負何字加草作荷遂訓此作誰何之義其惟初乎陽受其止而密制其機任譏非於當世而移易其陰鷙之心故出入於危疑而光明不咎其吉也義固許之矣夫如是將鬬陰陽而相制以機乎曰非然也小畜之時不數遇也止則窮窮則變故君子以變行權而厚用其密雲之勢非小畜之世无尙往之才而觸物之止即用其機則細人之術也而又何足以云

履

爲卦之體惟一陰而失位以閒乎陽則天下憂危之都莫履若也君子以涉於憂危而用爲德基犯難而不失其常亦反求其本而已矣本者何也陽因乎陰爲艮陰因乎陽爲兌因者爲功所因者爲地兌以陽爲地以陰爲功爻任其功卦敦其地任其功者功在陰陰與陽爭相爭則陘敦其地者敦於陽內爲外主有主則亨二陽之基兌之本也險阻生於言笑德怨報以懷來厚其懷來之積消其言笑之機則物之所不鷩矣初之與二无求者也无求而情必以實在心爲素在道爲坦故无求於物者物亦不得而鷩

之行乎不得已而有履焉時爲之也逮乎履之既成而泝其所繇以不蹶非初二之剛實而无冀乎物情之應者以爲之基則亦惡從致此故曰其旋元吉上序致祥之績固不在所應之六三而必策勳於初二矣若徒以三也恃言笑之柔往試於羣剛之林外柔中狠鬼神瞯之而况於虎之以咥人爲道者乎

履虎尾不咥人以數馭之乎以道消之乎以數馭之者機變之士投試不測而售其術君子羞稱之矣而世所謂以道消之者非道也爲嬰兒也爲醉者也虎過其側而不傷曰天和存焉天和者无心以爲營緣督以爲經浮游於二

氣之間而行不踐地若士之北遊也禦寇之御風也絶地而離乎人與之漠不相與而自逃其難則亦惡在其爲能履虎尾哉夫履虎尾者則旣履之矣雖虎尾亦素位也時窮於天事貞於變賢者固有不能及之理聖人亦有不得盡之功不能及者勉强及之之不得盡者无或忘之而不相悖害然且虎興於前而且將咥我尤反而自考曰我過矣我過矣益退而考其近行焉天乃佑之而物之悍戾者亦惻怛而消其險矣故其不咥者實自求之祥非偶然也魚朝恩發郭子儀之墓以激其怨望而子儀泣對代宗曰臣之部曲發人墳墓多矣能勿自及乎子儀之言而虛也則

鬼神瞷之矣惟其實也斯自反之誠也其旋之考也若子儀者合於君子之道矣而又奚疑

泰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誰爲爲之道貿之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先陰後陽者數自下生　降其濁者清者自升故曰天地定位終古而貿者如斯則道者一成而不可易也今以乾下坤上而目之曰交坤下乾上而目之曰不交則將易其所貿而別立道以推盪之乎曰非也道行於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爲依不依乎人者人不得而用之則耳目所窮功效所廢其道可知而不必知聖人之所以依人而建極也今

夫七曜之推移人之所見者半其所不見者半就其所見則固以東爲生以西爲沒而道无卻行方其西沒卽所不見者之西生矣沒者往也生者來也往者往於所來之舍來者來於所往之墟其可見者則以昏旦爲期兼其不可見者則以子半午中爲界陰陽之成化於升降也亦然著候於寒暑成用於生殺碧虛之與黃壚其經維相通也其運行相次也而人之所知者半所不知者亦半就其所知則春爲我春秋爲我秋而道無錯序不秋於此則不可以春於彼有所凝滯則亦有所空虛其可知者則以孟春爲始兼其不可知者則以日至爲始是故泰之下乾而上坤

也坤返其舍而乾卽其位也坤之陰有一未離乎下則乾之陽且遲一舍而不得以來乾之陽有一尙滯乎上則坤之陰且閒一舍而不得以往往者往而之下來者來而之上則天地之位仍高卑秩然而无所雜也若是則天地之方交其象動而未甯何以謂之泰乎則釋之曰若欲求其不動者以爲泰是終古而无一日也且道行於乾坤之全而其用必以人爲依夫陰陽各六圜轉出入以爲上下而可見者六不可見者六可見之上與不可見之下而相際可見之下與不可見之上而相際當泰之世其可見者乾下坤上也不可見者坤下乾上也前乎此者損後乎此者

爲恆損先難而恆雜其可見之炳然顯往來之極盛者莫若泰焉故曰小往大來亨此其所以通於晝夜寒暑而建寅以爲人紀首攝提以爲天始皆莫有易焉何也以人爲依則人極建而天地之位定也

今欲求天地之際豈不微哉有鋝可入皆天也有塵可積皆地也其依附之朕相親相比而不可以毫髮閒者密莫密於此際矣然不能无所承而縣土於空无其隙而納空於地其分別之限必淸必甯而不可以毫髮雜者辨莫辨於此際矣夫凡有際者其將分也必漸治之紹亂寒之承暑今昔可期而不可期也大辨體其至密昔之今爲後之

昔无往而不復者亦无復而不往乎有陂陂亦有平也則終古此天地終古此天地之際矣然聖人豈以是悠悠者爲固然而莫爲之主哉大辨體其至密而至密成其大辨終不可使其際離焉抑終不可使其際合焉故雨晴淫則虹霓炫列星隕則頑石成孰使比鄰而無瓜李之嫌孰使晏寢而無禪褫之亂危乎危乎辨不易昭而密難相洽也則終古此天地之際亦終古此艱貞矣所以然者上者天之行也下者地之勢也坤之欲下豈後於乾之欲上哉且乾欲坤之下豈後於坤之自欲哉然初者四他日之位也三者非四他日之位也使四乘其居高極重之勢驟下而

逼陽之都則紛拏互擊而陽且敗歸妹所以无攸利矣何也氣輕而不能敵形之重也居此際也正其體不息其行積其至輕盪其至重則三陰不能不迂回其逕率類以往仍歸乎其域而效牝馬之貞矣凡此者艱貞之功三陽其之而三則首啟戎行以犯難焉故於食而有福以報之也然則聖人之贊天地以奠其位而遠其嫌豈不嚴哉是故知其至密而後見運化之精知其大辨而後見功用之極彼以爲乾坤之氣迭上下而相入以致功者爲天地之交將强納地於天中而際亦毁矣

否

乾坤胥行者也使不診其行之往來則坤下而乾上久矣
其爲天地之定位而惡得謂否乾行健運坤勢順承承者
承命也命有治命焉有亂命焉乾自四以放於上位綦乎
尊而行且不息治將何所擬以爲歸乎自其可見者言之
其上无餘位也自其不可見者言之將偕入地之三陽逆
下而逼陰之都上无餘位既窮極而遁於虛逼陰之都又
下侵而曠其應皆命之亂者也坤於此而順之以隨行而
躡其跡於是乎干上之勢成而无可止是故陰陽有十二
位焉其嚮背相值也泰讓所背之三以處陰者也否侵所
背之三以逼陰者也得所處則退而自安逼其遷則進而

乘儆否之成非乾自貽而孰貽之哉嗟乎來者往之反也
而來之極則成往欲其不往則莫如止其方來故志不可
滿欲不可縱一志一欲交生於動天地且不能免而況於
人乎故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則裁成輔相夫天地亦愼用
其動而已矣老子曰反者道之動魏伯陽曰任畜微稚老
枯復榮薺麥芽蘖因冒以生則是巳動而巧乘其閒覆稻
舟於彭蠡而求餘粒於蟒蟹之腹也豈不愼乎然則乾之
健行而君子法之以不息者何也彼自乾德之巳成者言
之也以六位言之純乎陽矣以十二位言之陰處乎背亦
自得其居而可使安也若夫霜冰蹢躅之方來不可見而

无容逆億之也於所見不昧其幾於所不見不憂其變故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此之謂也

人與人而相於則未有可以漠然者矣故上而不諂所以交上也下而不瀆所以交下也不喪其節不暱其情止矣絕己於天下則失義絕天下於己則失仁故否之道无施而可雖然亦視所以用之者天地且否而君子豈無其否乎夫君子之通天下者有二所以授天下者德也所受於天下者祿也舍此則固絲己而不絲人無事拒物而自不與物通矣德不流行則絕天下於己祿不屑以則絕己於天下故於田而懷納溝之恥出疆而勤雉腒之載不喪其

節不暱其情亦未有不如是者也乃不有其避難之時乎避難者全身者也全身者全道者也道爲公德爲私君子之於道甚乎其爲德而況祿乎且夫祿以榮道非榮身也榮以辱身斯辱道也故儉德而固其一祿不可榮而褰其情固其一他非吾德也褰其情道在不榮也雖有不忍萬物之志亦聽其自爲生死而吝吾仁雖恥以百畝不易爲憂亦安於降志辱身而屈吾義故伊尹之有莘避桀難也伯夷之北海避紂難也桀紂者敷天率土之其主神禹成湯之冑允當其不可爲龍逄不可爲鄂侯則無爾褰仁錮義以全道況乎其不但爲桀紂者乎而或爲之說曰惡不

可與同而德胡不富吾有其不忍則遇可閔而且仁吾知其所宜則遇可爲而且義吾有所不屈則伸吾直吾有其不昧則施吾智是王猛之於苻氏也崔浩之於拓拔也啟其竇發其機漸牖其情不知其入於利賴而以榮祿終焉乎是將以爲泰乎如不以爲泰也則惡得而不用否也吝吾仁義如吝色笑焉選擇於德之中而執其一天地不能爲吾欣兄弟友朋不能爲吾戚如是而難猶不我違而後安之若命彼姝姝然以其德與其榮爲避難之善術曰入於鳥獸之羣而不亂大浸稽天而不溺亦惡知與羽俱翔與夳俱蹠與流俱靡其下游之必然乎故君子有否不但

任天地之否也

陽之擯陰先之以怒陰之干陽先之以喜喜者氣升怒者氣沈升者親上沈者親下各從其類以相際而反其氣以爲用者性之貞也陽非期於擯陰而當其行不得不擯怒者擯之先見者也陰非期於干陽而當其遇必承以喜干者喜之必至者也既已有其性情遂以有其功效故陰之害莫害於其喜也六三陰進不已而與陽遇矣遇而得其配則喜遇而倖其往而必虛則又喜喜皆至而不戢遂不恤其身之失也故極性情之婉媚而不以爲羞不以爲羞則物羞之矣彼往而不我爭利之以爲功彼往而不我狎

弇之以爲好不倡而和乘虚而入凡此者皆陰之懷慝而善靡者也惟其懷慝是以善靡故曰名生於有餘利生於不足或曰陰之爲德乃順承天踵陽而繼之以相陽之不逮奚爲其不可乎曰否之乾老矣其坤則壯也以壯遇老而先之以喜其心不可問已且陰陽之善者動於情貞於性先之以剛克其後不憂其不合先之以柔進則後反憂其必離矣故君子不盡人之歡而大正始是以許陽之際陰而戒之曰勿恤其孚不許陰之際陽而醜之曰包羞所爲主持其中以分際陰陽而故反其性情者也反也者行法以俟命者也陽剛而獎之交陰柔而戒其交則性情歸

於法矣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其鄰貞之謂與書云巧
言令色孔壬其包羞之謂與

周易外傳卷一終

周易外傳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同人

陰陽相敵則各求其配而无爭其數之不敵也陰甘而陽苦陰與而陽求與者一而求者衆望甘以爲利之壑則爭自此始矣惟夫居尊以司與者衆詘於勢而俟其施則大有是已過此者不足以任之故同者異之門也同人者爭戰之府也孤陰以同五陽處中而韜其美則紛紛者不能給其所求不給所求則相尋以搆而怨不釋抑惡知理之宜配者在彼乎而惡知分之不可干者在彼乎則臣主交

兵而上下亂故君子甚危其同也能遠其咎悔者惟初上乎近而不比遠而不乖無位故也嗚乎繫羣情之望啟忮求之門知我者不希而我亦不貴矣保其吝而不失其宗夫亦各行其志焉爾然則以一柔而遇衆剛繼之以爭而不惑如同人之二者豈易得哉雖速我訟亦不汝從于野之亨不足以爲同人喜于宗之吝不足以爲同人悲道所宜吝不得而亨也里克之忠不如荀息之信徐庶之出不如龐公之隱況其顯應以卒協於大同也哉

大有

麗大有者旣爲五之所有矣爲五之有則五下交而羣陽

承之初猶同人之上也孤立而不親為德所不及而君子不受其享无交之害豈有幸哉然而可免於咎則何也无託而固不親而免謫者其為陽乎處散地而自保履危地而自存遯跡於恩膏之外傲立於奔走之交自有其有者義不得而咎也雖然其亦艱矣消心於榮寵者移意於功名消心於功名者移意於分義大人以分義盡倫曲士以幽憂捐物古有之矣道之所不廢則君子亦為存其人焉然而禮者自履也行者自型也合天德之潛龍行可見之成德其庶幾焉若夫土木其形灰槁其心放言洸瀁而託於曳𪘏逃檥之術以淫樂於琴酒林泉匪艱而自詫其无

交被衣齧缺之所以不見稱於聖人

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從其用而知其體之有豈待疑哉用有以爲功效體有以爲性情體用胥有而相需以實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何以效之有者信也无者疑也昉我之生洎我之亡祖禰而上子孫而下觀變於天地而見其生有何一之可疑者哉桐非梓梓非桐狐非狸狸非狐天地以爲數聖人以爲名冬不可使炎夏不可使寒蓡不可使殺砒不可使活此春之芽繫彼春之苗而不見其或貿據器而道存離器而道毀其他光怪影響妖祥倏忽者則既不與生爲體矣不

與生爲體者无體者也夫无體者惟死爲近之不觀天地之生而觀其死豈不悖與聖人之於祭祀於无而求之以有以遇其忾息異端之於水火於有而游之以无以變其濡爇則何其言之河漢也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益言有也陰陽之理建之者中中故不竭行之者和和故不爽不爽不竭以灌輸於有生陽行不息陰順无疆始以爲始中以爲中迭相灌輸日息其肌膚而日增其識力故穉之與壯壯之與老形三變而神三就繇其並生知其互載則羣有之器皆與道爲體者矣故形非神不運神非形不憑形失所運死者之所以有耳目而无視聽神失所憑妖異

所以有景響而无性情車者形也所載者神也形載神遊而无所積則虛車以騁於荒野御者无所爲而廢其事然而不敗者鮮矣故天地之貞化凝聚者爲魂魄充滿者爲性情曰予其性情使充其魂魄者天之事也日理其魂魄以貯其性情者人之事也然後其中積而不可敗矣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无有車之用夫所謂无者未有積之謂也未有積則車之无卽器之无器之无卽車之无幾可使器載貨而車注漿游移數遷尸弱而棄彊游移數遷則人入於鬼尸弱而棄彊則世喪於身息吾性之存存斷天地之生生則人極毀而天地不足以立矣故善言道者

繇用以得體不善言道者妄立一體而消用以從之人生而靜以上旣非彼所得見矣偶乘其聰明之變施丹堊於空虛而強命之曰體聰明給於所求測萬物而得其景響則亦可以消歸其用而无餘其邪說自此逞矣則何如求之感而遂通者日觀化而漸得其原也故執孫子而問其祖考則本支不亂過宗廟墟墓而孫子之名氏其有能億中之者哉此亦言道者之大辨也然則其義何以見之於大有之二也大有者有也所有者陽有所有者陰陽實陰虛天生有而火化无二爲五應爲羣有之主率所有以實五之虛二之任也乃有以實載虛以生載化則有羣有者

疑於无而與天地之藏不相肖故推其任於二而責之備焉曰非其積中也敗固乘之而亦烏能免於咎哉无咎者有咎之辭二以五之咎爲咎斯不咎矣故五以交如發志因二以爲功也以无備須威內反而不足也彖傳之以敗爲戒豈爲二本位言之乎

謙

拳石山也而極乎泰華高下磊砢嶅嵒乎象之不平者矣地之屬也而違其直方以不平成象地之憾也故聖人於艮下坤上之謙示平道焉以消其不平憂患之卦也夫山之不平也惟其有多是以有寡地加其上則地形成而山

形隱故平不平者惟槩施之而无擇將不期平而自平削其多者以授寡者平道也而怨起矣寡者益焉多者亦裒焉有餘之所增與不足之所補齊等而並厚樂施之而不敢任酌量之權故高極喬嶽卑至培塿地總冒其上以自居於厚而无擇於所施至於多者不能承受而所受寡寡者可以取盈而所受多聽其自取而无所生其恩怨其究也施亦平矣嗚乎此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也小人者不足於人故物之不足與言交故施之施者貨賄之事裒益者厭足之道也小人之欲盡於貨利而磈磊鵕𪂹率此以興地者陰也利也養也柔也其動爲情其效爲財其德爲

膏粱其性爲將順皆小人之所取給者也鹿臺之賚所謂善人者亦沫土之翩翩者爾故受裒多之錫而鳴其富豈可施之首陽之二士平然而求定之天下亦聊以適其聚散之平矣君子益不得已而用謙以調物情之險阻也故居之也勞而終之以侵伐極小人之欲而終不能歉則兵刑繼之而天下乃不以我爲暴嗚乎是豈君子之樂爲哉夫君子之相於也此无所快彼无所慽寡无所求多无所益嶽嶽焉侃侃焉論道而无所苟同當仁而无所復讓序爵以賢受功以等上達下弼匡以道而行以直而亦奚用謙爲故曰謙德之柄也所以持物之長短而操其生死也

謙於是而有陰用焉而以迎人之好邀鬼之福則有餘矣故爻多吉而无无咎其吉也尙未能免於咎夫嗚乎君子一而小人萬以身涉於亂世之末流不得已而以謙爲亨君子之心戚矣

豫

陽求陰與一陽之卦衆陰爭與焉惟比爲得天位而允協其歸外此者各有疑也在謙與三在豫與四受物之與而固處於內則自見其不足因物之與而往出於外則自樂其志行乃見不足者長二陰之上而自立其壘志樂行者近六五之尊而藉以立功故謙三尸號曰民豫四正名曰

朋民云者各君其國朋云者衆分其權各君其國五之所不得統也侵伐之所繇必起衆分其權五之所得統也中道之所以不忘緣此故也勢偪而動未能爲敵位遠而靜民止靜也反以敵戎則猜庸之主維繫英傑於肘腋之下以掣制其權而幾倖乎晏安者是或一道矣夫謙三之卑職以分民吾不保其亡他豫四之奮出以任事或亦幸其易制乃衆建於疏遠之地利在不傾害在不掉而廉級既定卒有不復率天下以征一夫功易就而勢不可弱若因疑忮之情拘維之於耳目易及之地削其威靈降其等列四不能以民禮使衆衆亦不以民禮事四取苟且之安席終年

之樂而豫五之疾亦自此深矣恆疾者不見疾不死者重其死寄生餬食於天位之上而孤孱弱仆□□盜賊起而乘之則不死者奄然待盡而亦孰與救之哉故安史不足以亡天寶而岳韓不足以起炎興侵伐利而貞疾危亦千秋之永鑒已

隨

隨者否陽來初以從陰而消否者也蠱者泰陽往上以召陰而壞泰者也隨者從也故於其世下皆隨上以進蠱者待治者也故於其世上臨下而治之隨初五陽隨陰三陰隨陽又內卦一陽隨二陰外卦二陽隨一陰　蠱上二陽治陰四陰治陽又內卦二陽治一陰外卦一陽治二陰謂之蠱者陰入陽內而或

亂之故然二與五皆相應焉則隨雖相躡蠱雖相壓未嘗
待治
廢其所爲唱和者也故隨二之失隨五之孚貞淫之情別
蠱二幹母蠱五幹父剛柔之克審焉乃繇是思之隨之有
功孰有盛於初者哉陽之所以亢而成乎否者自惜其羣
而不屑從陰焉耳矣孰爲之闔闢而若或尼之所難者奮
然一出而已震於否者天下之所大驚者也隨於陰者天
下之所大疑者也冒天下之驚疑而以行其不測之勇將
勿爲輕試矣乎曰非也否固必傾矣是天下將渝之日也
天下未渝而投其身於非類之中則志未足以白而先失
乎己天下將渝而无嫌於非類之比附則犯天下之驚疑

而固不自失也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非其時即其人未可也非其人即其時未可也況所與從者柔中之六二專心壹好以與我相纏綿而不舍斯豈非堂堂鼎鼎釋萬物於陰霾閉塞之中發萌櫱啟蟄伏以向昭蘇之時哉而又何待焉嗚乎自初陽之側然絕其類以居下而天下遂成乎隨時矣初不吝出門之交則二不恤丈夫之失三乃決策於丈夫之係而不戀小子之朋五亦嘉與上而上弗能不爲維係也然則昔之否塞晦蒙絕天地之通理者亦豈非陽之愬於棄世而可僅咎陰之方長也乎孔甲之抱器以歸陳涉有苦心焉而无其德魯兩生之謝漢高而需百

年抑恃其德而失其時輕出者爲天下笑而絕物者抱尺寸之義以蔑天人然後知隨初之貞備四德而未嘗有咎君子之託身於否極之世者非流俗之所能測而體天爲德則知我者其天乎

蠱

蠱之上亦隨之初也（綜象）而情與事交殊焉蠱之上亦隨之上也（隨陰往蠱陽往）而德與時交異焉如蠱上者乃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矣故隨初反其道而有功隨上同其往而必窮隨上柔也窮而五猶維係之也五相隨而孚者也蠱上剛也五陰而不受治於上无孚也因泰而變上下交而不

固王侯以禮相虛拊焉貪下賢之譽而无其實則去之而非其所急无下賢之實而徒貪其譽則去之而終不我尤於此而裵回顧戀以冀功名於蠱壞之日其將能乎申屠蟠之辭召也陶宏景之挂冠也庶幾以之而范希文以謂嚴光也則非其類矣如光者交不待出門而固合意可以承考而無疑矣其儆文叔以相臣而致惜於君房之要領哉故釋氏以生死爲大事君子以出處爲生死鐘鼎林泉皆命也而有性焉性盡而命以貞君子不謂命也若其不然盡所見以爲門放其情而无則則且有僞周已革而張說之涕猶零□□□□而王逢之悲不已官已渝矣志抑

无可尚者迷留於否塞晦蒙而溺以槁死小人之志節亦惡足紀哉

臨

以臨爲道故陰可得而治也夫生殺者萬物之命剛柔者萬物之性必欲治之異端所以訾聖人之强與於陰陽而非然也聖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旣以有是人矣則不得不珍其生生者所以舒天地之氣而不病於盈也生於人爲息而於天地爲消消其所亢息其所僅三才胥受成於聖人而理以流行陰性柔而德殺則旣反乎其所以生雖欲弗治其將能乎而何云其强與邪彼固曰蕭條者形

之君寂莫者氣之母宜其獎夜行而守雌黑矣夫蕭條之館寂莫之宮雖天地同消之墟而所繇以致其敢殺之功名則陰獨任之陰旣日蓄其慘心以俟陽之衰覬无與治之以立功名於蕭條寂莫之日而猶聽之而无與折也則歷萬物而皆逢其秏彼且曰行不言之教尸不爲之德教者无教德者不德不德者形爾无教者亂爾非夜行之雄孰敢然哉且夫君者羣之主也母者子之養也匪剛弗克爲主矣匪生蔑用其養矣故變蓄者形之君絪緼者氣之母蕭條而寂莫者何歸乎歸乎形之離而氣之萎焉耳反終以爲始任讎以爲恩而後可以不治不治者亂也夷狄

也女主也師獄吏也任盜賊也皆自此與夫惡得不臨治之哉然則復何以不治也植末固也泰何以不治也功巳成也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臨獨勞而不可辭矣大亨以正剛浸長而天體立矣備乾之四德以予之作易者之所以寵臨也

臨治也威感也治之用威感之用恩威以爲臨臨道固有異建而同功者乎臨剛浸長來以消往初二秉陽貢爲兌體貞卹殊地上下異位性情相近毋女合功以卑治尊以義制恩勢固有不得而競者也而終用此以底臨之績也則何居陰疑而戰而況其得數多而處位尊者哉陰之性賊

而勢便於後起操生死於己而授兵端於人藉不揣而急犯之則勝敗之數恆存乎彼而我失其權咸臨者名正而不居力彊而不尙循其素位報以應得无機无形禍不自已彼且相忘而示我以所懷矣因其所示發其所藏替其所淫緩其所害采入而致功移風革化而怨不起如是乃可以臨而无有不順命之憂矣故以咸爲臨臨之道也抑此術也陰善用之消陽臨且尤而效之則又何居曰不因其情者不足以制不循其迹者不足以反今夫兌外柔而中狠者也以柔因之以狠反之以之消陽則爲賊以之臨陰則爲正小人用之則爲機君子用之則爲智不媿於天

不作於人其動有功其靜不失如是者可以大亨而正矣而豈若恃名實之有據硜硜悻悻繼以優游之自喪其功者哉韓退之之闢佛也不測其藏而駁之也粗故不足以勝緇流之淫辭景延廣之拒契丹也未酬其惠而怒之也輕故適足以激胡馬之狂逞使知咸之乃以治之而无損於貞吉邪之不勝正也自可徐收其效矣然則貫捐之用機而身名俱隕豈其賢於孔融乎夫捐之知咸而不知貞者也當好遯之時行咸臨之事德薄而望輕位卑而權不固其敗宜矣自非乘浸長之剛膺治人之責初二同心而无閒者固未易繇此道也陰陽之際存亡之大非天下之

至幾者其孰能與於斯

觀

積治之世富有者不易居也積亂之幾僅留者不易存也觀承否之後固已亂積而不可捄矣而位未去而中未亡位未去聖人爲正其名中未亡聖人爲善其救正其名者何也來者旣主往者旣賓主者挾朋類以收厚實賓者攤天步而僅虛名百姓攻心君臣貿勢然而其名存焉名者天之經也人之紀也誼夫志士所生死爭焉者也庶幾望之曰羣陰之來非以相陵而以相觀觀平聲我之爲大觀在上固終古而不易也然而聖人之所以善救已往之陽者亦

卽在此矣夫陰過陽遷而虛攝天位救之也不容不夙而尤懼其不善也善其救者因其時也觀之爲時陰富而陽貧生衰而殺王上陵而下固邪盈而正虛人耗而鬼靈凡此者威無可用用之而牀且見剝恩无可感感之而膏每逢屯然且褻試其恩威以與力爭其勝敗敗乃速亡勝亦自徼此旣其明驗矣且陰不先動乘陽之虛陽不遽虛因動而徼機興鬼瞰妖自人興然則非通消息之藏存性命之正者亦惡能以大觀豔而保天位哉是故觀豔者我也觀豔者彼也忘彼得我以我治彼有不言之教焉有无用之德焉故麇鹿興前而不視疾雷破柱而不驚雖然又豈

若孱主羸國之懷晏安而遺存亡也哉以言起名以用起功大人所以開治也言以不言用以不用君子所以持危也今夫薦而後孚見焉盥者且未薦也神來无期神動无景抱齊戒之身往求之於陰暗窅冥之際惷有降格无端而杳難自據者矣而不曰仁孝之心鬼神之宅也乎以此推之類幽而不可度勢絶而不相與凡以耿躬際不測之幾者胥視此矣而君子於此乃以不薦爲孚其不薦之孚者何也陰之感陽也以與陽之制於陰也以欲不受其與者先淨其欲以利中我而利不入清明之志以勢蕩我而勢不驚彊固之躬宮庭者盥之地夙夜者盥之期也恪守

典型而喜怒不妄者盥其坌起之塵也養其尊高而金車
勿乞者盥其霑濡之垢也履天位而无慙畜神威於不試
彼固曰庶幾何其薦而與之狎邪而終日无薦之事則終
日有薦之形故道盛而不可吐力全而不可茹彼駸駸然
起而干我者亦且前且卻欲迎欲隨而兩无端乃以奠瀕
危之鼎而俟氣數之定君子无咎艮以是與故因其不可
薦而戒其瀆則地天之通以絶盡其必盥而治其素則陰
凝之冰不堅於是下觀化而天下治高宗承亂而恭默不
言所繇異於仲康之[允]征宣王之南伐矣故曰聖人以神
道設教陰以鬼來我以神往設之不妄教之不勤功無俄

頤而萌消積害聖人固不得已而用觀然彼得已而不已者其後竟如之何也可以鑒矣故歌舞於堂則魅媚於室磔禳於戶則厲嘯於庭極於鬼神通於治亂道一而已然且有承極重難反之勢褻用其明威而不戒其瞻聽使僨敗起於一旦而莫之救徒令銜恤於後者悲憤塡膺而无所控洩哀哉

噬嗑

噬嗑用獄敕法者也而初上何以被刑邪陰陽之合離也有數而其緜離以合也有道物之相協感之以正則配偶宜矣時之已乖强之以合則怨慝生矣九四之陽非其位

也陰得朋以居中然且強入而與其上下之際則不可謂之知時而大其辨矣爲初上者乃挾頤心以平物含甘頤而和怨其能必彼之无吐哉以理止爭狂戾爲之銷心以餌勸競猜疑所繇增妬也初上頤之體二五頤之虛業投實於虛中以使相離而又合之初上之自以爲功而不知其罪之積也此蘇秦之所以車裂而李嚴之所以謫死也且初之欲噬以嗑之者將何爲邪欲強陰以從陽則屈衆以就寡欲強陽以順陰則墮黨以崇仇屈衆就寡武斷而不智墮黨崇仇背本而不仁施勞於疑戰之世取利於壼飧之閒小人所以甘鉗釱而如飴也豈足恤哉然則初之

惡淺而上之惡積者何也初者震之主任奔走之勞而下頷以齧堅致力上者離之終衒微明之慧而上齦以貪味爲榮震求合離而所噬在他故二三可以忘怨離求合震而所噬在我故九四早已傷心則上之惡積而不可揜五其能揜之哉夫虛己而不爭履中而不昵游於强合不親之世厲而不失其貞者惟五其能免夫

賁

噬嗑非所合也賁非所飾也頤外實而中虛外實以成形中虛以待養虛中以靜物養自至飲食男女无師而感因應而受則倫類不戒而孚禮樂因之以起其合也爲仁其

飾也爲禮大和之原至文之撰咸在斯也故曰无欲故靜无欲者不先動動而不雜者也自陽入四以偪陰而陰始疑入三以閒陰而陰始駁疑乃不得已而聽合於初上駁乃姑相與用而交飾於二四皆已增實於虛既疑既駁而理之故曰噬嗑非所合也賁非所飾也夫頤以含虛爲德而陽入焉其能效品節之用者惟損乎二與初連類以生而未雜故二簋可用享猶未傷其靜虛之道也若乃以損爲約而更思動焉則分上文柔柔來文剛之事起而遂成乎賁處損約之餘猶因而致飾此夫子所以筮得賁而懼也夫子之世賁之世也夫子之文非賁之文也履其世成

其象君子猶自反焉不謂世也是以懼若夫賁則惡足以當天人之大文善四時之變成天下之化哉禮者仁之實也而成乎虛无欲也故用天下之物而不以爲泰无私也故建獨制之極而不以爲專其靜也正則其動也成章而不雜增之於頤之所不受則雜矣動之於損而相爲文則不成乎章矣分而上來而文何汲汲也以此爲文則忠信有涯而音容外貸故老子得以譏之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彼惡知禮知賁而已矣則以禮爲賁而已矣夫情无所豫而自生則禮樂不容闕也文自外起而以成乎情則忠信不足與存也故哀樂生其歌哭歌哭亦生其哀

樂然而有辨矣哀樂生歌哭則歌哭止而哀樂有餘歌哭生哀樂則歌哭已而哀樂无據然則當其方生之日早已倘至无根而徇物之動矣此所謂物至知知而與俱化者矣故曰賁者非所飾也非所飾也其可以爲文乎天虛於上日星自明地靜於下百昌自榮水无質而流漪火無體而章景寒暑不相侵元黃不相間丹堊麗素而發釆簫管處寂以起聲文未出而忠信不見多文已成而忠信不見少何分何來何文何飾老氏固未之知而得摘之曰亂之首與至實者太虛也善動者至靜者也頤以之矣无思而感因應而受情相得而和則樂與理不可違而節具則禮

行故禮樂皆生於虛靜之中而記禮者曰禮自外來是變之九三一陽竭至者也乃以敵蔑裂者之嚚訟夷人道於馬牛疾禮法如仇怨皆其有以激之也故夫子之懼非徒以其世也甚懼乎賁之疑於文而大文不足以昭於天下也賁者非所飾也而豈文之謂哉

及情者文不及情者飾不及情而强致之於是乎支離漫漶設不然之理以給一時之辯慧者有之矣是故禮者文也著理之常人治之大者也而非天子則不議庶人則不下政者飾也通理之變人治之小者也愚者可繇賤者可知張之不嫌於急弛之不嫌於緩故子貢之觀蜡而疑其

若狂禮以統治而政以因俗況其在庶焉者乎是以賁不可與制禮而可與明庶政所飾者小也若夫刑則大矣五禮之屬三千五刑之屬三千出彼入此錯綜乎生殺以爲用先王之愼之猶其愼禮也而增之損之不因乎虛靜之好惡强以剛入而緣飾之則刀鋸之憯甚其雕刻之才韓嬰所謂文士之筆端壯士之鋒端良可畏也故曰文致曰深文曰文亡害致者非所至而致之賁之陽來而无端者有焉深者入其藏而察之賁之陽入陰中而閒其虛者有焉亡害者求其過而不得賁之柔來文剛者有焉戒之曰无敢折獄无敢者不忍之心所悚惕而震䰟者也操刀筆

以嬉笑臨鈇鑕而揚肴民之淚盡血窮骸霜骴露者不可勝道然且樂用其賁而不恤則敢之爲禍亦烈矣哉

居賁之世无與爲緣含虛而不與於物其惟初上乎頤道未喪可與守身可與閱世禮樂以俟君子己无尤焉矣三爲賁主二因爲賁四附近而分飾五漸遠而含貞故功莫尚於三而愚莫甚於二居賁以爲功勞極而功小就功成而矜美志得而氣已盈三之自處亦危矣其吉也非貞莫致而豈有襲美之孔昭哉愚哉二之承三而相與賁也頤之爲用利以爲養而養非其任損之爲用所致者一而一非其堪因人成事與物俱靡然且詡其小文矜其令色附

脣輔而如旒隨談笑以取澤則有識者豈不笑其細之已甚乎夫近陽者亨遠剛者吝爻之大凡榮辱之主也而賁以遠陽爲喜近陽爲疑者何也陽不足爲主也未迎而至易動以興飾鄰右之須胥以干戈爲燕好如是以爲飾而人莫我陵則君子惟恐其遠之不夙矣當剛柔之方雜而樂見其功名三代以下緜蕞之徒何賁其須者之繁有也此大文之所以終喪於天下也

剝

卦者爻之積也爻者卦之有也非爻无卦於卦得爻性情有總別而无殊功効以相因而互見豈有異哉剝之爲占

不利攸往五偪孤陽上臨羣陰消長之門皆之府也而五以貫魚承寵上以碩果得輿吉凶善敗大異彖占何也夫陽一陰二一翕二闢翕者極於變而所致恒一闢則自二以往支分派別條萬而終不可得合是故立一以應衆陽之德也衆至之不齊陽之遇也遇有豐歉德无盈虛時值其不豐天所不容已而況於萬物乎若其德則豈有豐歉之疑哉而以一應衆者高而无親亦屢顧而恐失其阯恐失其阯道在安止以固居焉剝之一陽艮之所繇成也貞位而不遷則可謂安止以固居者矣物性之感一危而二安一實而二虛危者資物而俯安者善感而仰實者有餘

而與虛者不足而求始感而妄從旣求而无節者陰之性也以喜往以求干不給於與而生其厭則抱怨以返而召其陵削陽之窮也惟陽德之善者於其來感絕其往來不歆其迎不拒其至盡彼之用而不以我殉之若是者艮固優有其德矣盡彼之用知其可以爲與也不以我殉授以貫魚之制而不就與爲耦也則民載君之分定男統女之勢順矣民載君則耿躬立於萬姓之上而不孤男統女則情欲節於禮義之防而亂自息故五上之交陰陽之制治亂之門而卒以得利其所不利惟不往也故彖曰不利有攸往不往則利矣葢往者止之反也而物之往者必先之

以來其能不往者必其无來者也當剝之世不能以止道
制其來以絶其往則不可謂之知時矣危者求安情迫而
其求恆速虛者求實情隱而其求恆緩以速交緩故陽方
求而屢求之以緩持速故陰實求而名不求往求之數陽
得之多陰得之少而其繼也陰虛往而實歸陽實往而虛
歸則陽剝矣不善處剝者孤子而懼懼陰之盛而遐心我
也既而彼以喜動則歆然忘己而殉之忘己者喪己殉陰
者力盡而不給於殉雖欲不懲其將能乎如是則往而爲
來來而必往利在室而害在門矣惟反其道而用艮之止
以陰爲輿載己以動而已固靜則陰亦自安其壼範而終

不敢相淩則衆之不利有攸往者正利其止而五上之承寵以得輿也惟不往之得利卦與爻其旨一矣嗚乎陰陽多少之數俯仰求與之情見於人事之大者莫君民男女之閒若也君一而民衆男一而女衆虛實安危數莫之過也壻之下女親迎而授綏君之下民先悅而後勞以宜室家以懷萬國固其效矣然非夫剝之時也不幸而剝矣而不以民止之道安宅於上惑男不已猶徇其恩人滿无政猶沾其譽耽燕寢之私行媚衆之術則未有不憊者也不逐逐於聲色者女不足以爲戎不汲汲於天位者民无挾以相叛韋后要房州之誓李密散敖倉之粟攸往之不利

其大者也而豈但此哉

復

說聖人者曰與太虛同體夫所謂太虛者有象乎无象乎其无象也耳目心思之所窮是非得失之所廢明暗枉直之所不施親疏厚薄之所不設將毋其爲聖人者无形无色无仁无義无禮无學流散澌滅而別有以爲滌除元覽乎若夫其有象者氣成而天形成而地火有其熱水有其濡草木有其根荄人物有其父子所統者爲之君所合者爲之類有是故有非有欲斯有理仁有其澤義有其制禮有其經學有其效則固不可以太虛名之者也故夫乾之

六陽乾之位也坤之六陰坤之位也乾始交坤而得復人之位也天地之生以人爲始故其弔靈而聚美首物以克家明聰睿哲流動以入物之藏而顯天地之妙用人實任之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聖人者亦人也反本自立而體天地之生則全乎人矣何事墮其已生淪於未有以求肖於所謂太虛也哉今夫人之有生天事惟父地事惟母天地之際閒不容髮而陰陽无畔者謂之沖其清濁異用多少分劑之不齊而同功无忤者謂之和沖和者行乎天地而天地俱有之相會以廣所生非離天地而別爲一物也故保合則爲沖和奠位則爲乾坤乾

任爲父父施者少坤任爲母母養者多以少化多而人生焉少者翕而致一多者闢而賅衆少者藏而給有多者散而之无少者淸而司貴多者濁而司賤沖和旣凝相涵相持无有疆畔而淸者恆深處以成性濁者恆周廓以成形形外而著性內而隱著者輪廓實而得陰之闢動與物交隱者退藏處而得陽之翕專與道應交物因動无爲之主則內偪而危應道能專其致不用則孤守而微陰陽均有其沖和而逮其各致於人因性情而分貴賤者亦甚不容已於區別矣然若此者非陰陽之咎也陰陽者初不授人以危微而使失天地之心者也聖人睹乎此存人道以配

天地保天心以立人極者科以爲教則有同功而異用者焉其異用者柰何人自未生以有生自有生以盡乎生其得陽少而內得陰多而外翕專闢動以爲生始蓋相若也復道也陰氣善感感陽而變旣變而分陽之功交起其用則多少齊量而功効无殊者亦相若也泰道也此兩者動異時靜異體而要以求致成能於繼善則同焉故仲尼之教顏曾之受於此別焉子之許顏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庶幾於復也復者陽一而陰五之卦也陽一故微陰五故危一陽居內而爲性在性而具天則而性爲禮五陰居外而爲形繇形以交物狀而形爲己取少以治多貴內而

賤外於是乎於陰之繫多貪寵位得中厚利吾生皆戒心以
臨之而惟恐其相犯故六二以上繇禮言之則見爲己繇
己言之則見爲人對禮之己慮隨物化則尚克己對己之
人慮以性遷則戒繇人精以擇之一以服膺乃以妙用專
翕之孤陽平其畸重畸輕之數而斟酌損益以立權衡則
沖和凝而道體定矣此其教尊之以有生之始舜昉之孔
子述之顏子承之邵子猶將見之故曰玄酒味方淡大音
聲正希貴其少也若其授曾子也則有別矣曰一貫則己
與禮不可得而多少也曰忠恕則人與己不可得而多少
也不殊己者於形見性不殊人者於動見靜則己不事克

而人无不可繇矣此非以奬陰而敵陽也人之初生與天俱生以天具人之理也人之方生因天而生以人資天之氣也凝其方生之理而爲復禮善其方生之氣而爲養氣理者天之貞常也氣者天地之均用也故曰天開於子而人生於寅開子者復生寅者泰爲主於復者陽少陰多養陽治陰以養太和故復曰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大養陽也爲用於泰者陰感陽變陰陽齊致以建大中故泰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之宜善用陰也復以養陽故己不可以爲禮泰以用陰故形色而即爲天性然其爲裁成而輔相者先立己而廣及物端本而辨內外者秩序井然抑非若釋

氏之以作用爲性而謂佛身充滿於法界也泰之傳曰內
君子而外小人則其潔靜精微主陽賓陰者益愼之至矣
是故守身以爲體正物以爲用此其教謹之於方生之成
孔子昉之曾子述之孟子著之程子固將守之故曰萬物
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泰其交也自未生以有生
自有生以盡於生靈一而蠢萬性一而情萬非迎其始後
不易裁復以見天地之心與化俱而體天道者也陰感陽
而變變而與陽同功性情互藏其宅理氣交善其用泰以
相天地之宜因化盛而盡人道者也而要以爲功於天地
以不息其生故曰同功也生者實不生者虛而曰心如太

虛則智如舜而戒其危保其微允執以爲不匱其藏又何爲邪嗚乎天地之生亦大矣未生之天地今日是也已生之天地今日是也惟其日生故前无不生後无不至冬至子之半厤之元也天之開也七日來復冬至子之半也如其曰天昔者而開於子有數可得而紀而前此者无有焉則復宜立一陽於沖寂无晝之際而何爲列五陰於上而一陽以出也哉然則天之未開將毋无在而非坤地之體充牣障塞无有閒隙天乃徐穴其下以舒光而成象也乎不識天之未出者以何爲次舍地之所穴者以何爲歸餘也初九曰不遠復不遠之爲言較七日而更密矣陽一不

亥則陰過而生息生不可息復不遠矣自然者天地主持者人人者天地之心不息之誠生於一念之復其所賴於賢人君子者大矣有過未嘗不知知而未嘗復爲過者陰知者陽存陽於陰中天地之生永於顏氏之知此喪予歎而後學窮絕學无傳夫子之所以深其憂患與

无妄

天上地下清甯卽位震之一陽生於地中來無所期造始羣有以應乎天尋常之見所疑爲妄至而不誠者也夫以爲妄則莫妄於陰陽矣陰陽體道道无從來則莫妄於道矣道有陰陽陰陽生羣有相生之妙求其實而不可亟見

則又莫妄於生矣不生而无生而始有則又莫妄於有矣索眞不得據妄爲宗妄无可依別求眞主故彼爲之說曰非因非緣非和非合非自非然如夢如幻如石女兒如龜毛兎角揑目成花聞梅生液而眞人无位浮寄肉團三寸離鉤金鱗別覔𠌯其所見以眞爲妄以妄爲眞故其至也厭棄此身以揀淨垢有之既妄趣死爲樂生之既妄滅倫爲淨何怪其裂天彝而毀人紀哉若夫以有爲迹以无爲常背陰抱陽中虛成實斥眞不仁遊妄自得故抑爲之說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反以爲用弱以爲動穅秕仁義芻狗萬物究其所歸以得爲妄以喪爲眞器外求道性外求

命陽不任化陰不任疑故其至也絕棄聖智顛倒生死以
有爲妄斗衡可折以生爲妄哀樂俱舍又何怪其規避晝
夜之常以冀長生之陋說哉請得而析之爲釋言者亦知
妄之不可依也爲老言者亦知妄之不可常也然則可依
而有常者之无妄雖有尺喙其能破此以自怙哉王鮪水
如露入腹而死水可依而鮪迷所依粵犬見雪而吠雪本
常而犬見不常被固驕語大千八極者乃巧測一端因自
纆棘而同鮪犬之智豈不哀哉鮪迷所依則水即其毒故
釋曰三毒犬目无常則雪即其患故老曰大患夫以爲毒
患而有不急舍之者乎則其懼之甚懲之甚速捐其生理

而不恤亦畏溺者之迫自投於淵也夫可依者有也至常
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謂之妄也奚以明其然也既已爲
人矣非蟻之仰行則依地住非螾之穴壤則依空住非蜀
山之雪蛆不求煖則依火住非火山之鼠不求潤則依水
住以至依粟已饑依漿已渴其不然而已於饑渴者則非
人矣粟依土長漿依水成依種而生依器而挹以蕘種粟
粟不生以塊取水水不挹相待而有无待而无若夫以粟
種粟以器挹水楓无柳枝粟无棗實成功之退以生將來
取用不爽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髮疑似之或欺
而曰此妄也然則彼之所謂眞空者將有一成不易之型

何不取兩間靈蠢姣醜之生如一印之文均无差别也哉
是故陰陽奠位一陽内動情不容吝機不容止破塊啟蒙
燦然皆有靜者治地動者起功治地者有而富有起功者
有而日新殊形别質利用安身其不得以有爲不可依者
其亦明矣又既已爲之人矣生死者晝夜也晝夜者古今
也祖禰之日月昔有來也子孫之日月後有往也繇其同
生知其同死繇其同死知其同生同死者退同生者進進
退相禪无不生之日月春暄夏炎秋清冬凜寅明申晦非
芽不蕊非蕊不花非花不實非實不芽進而求之非陰陽
定裁不有荄莖非陽動陰感不相栫𦲷今歲之生昔歲之

生雖有巧麻不能分其形埒物情非妄皆以生徵徵於人者情爲尤顯踶折必喜蕢踞必怒墟墓必哀琴尊必樂性靜非无形動必合可不謂天下之至常者乎若夫其未嘗生者一畒之土可粟可莠一器之水可沐可灌型範未受於天化裁未待於人也乃人亦不得而利用之矣不動之常惟以動驗既動之常不待反推是靜因動而得常動不因動而載一故動而生者一歲之生一日之生一念之生放於无窮範圍不過非得有參差傀異或作或輟之情形也其不得以生爲不可常而謂之妄抑又明矣夫然其常而可依者皆其生而有其生而有者非妄而必眞故雷承

天以動起物之生造物之有而物與无妄於以對時於以
育物豈有他哉因是論之凡生而有者有爲胚胎有爲流
盪有爲灌注有爲衰減有爲散滅固因緣和合自然之妙
合萬物之所出入仁義之所張弛也胚胎者陰陽充積聚
定其基也流盪者靜躁往來陰在而陽感也灌注者有形
有情本所自生同類攝納陰陽之施予而不倦者也其既
則衰減矣基量有窮予之而不能多受也又其既則散滅
矣衰減之窮予而不茹則推故而別致其新也繇致新而
言之則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離事近憂乍往
必驚徐來非故則衰戚哭踊所以留陰陽之生靳其離而

惜其合則人所以紹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於其常者也然而以之爲哀而不以之爲患何也哀者必眞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則人以爲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獸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廢天地之化故哀與患人禽之大別也而庸夫恆致其患則禽心長而人理短愚者不知死之必生故患死巧者知生之必死則且患生所患者必思離之離而閃爍規避其中者老之以反爲用也離而超忽游泆其外者釋之以離鉤爲金鱗也其爲患也均而致死其情以求生也亦均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者陰陽之幾凝

於性而效其能者也其可死哉故无妄之彖剛上柔下情所不交是謂否塞陽因情動无期而來爲陰之主因昔之哀生今之樂則天下之生日就於繁富矣夫生理之運行極情爲量迨其灌注因量爲增情不盡於一生故生有所限量本受於至正故生不容乖則既生以後百年之中閱物之萬應事之賾因物事而得理推理而必合於生因生而得仁因仁而得義因仁義而得禮樂刑政極至於死而哀之以存生理於延袤者亦盛矣哉終日勞勞而恐不逮矣何暇患焉授之異名而喜授之榮號而戚喜事近生戚事近死近生者可依而有常然則仁義之藏禮樂刑政之

府亦孰有所妄也哉故賤形必賤情賤情必賤生賤生必賤仁義賤仁義必離生離生必謂无爲眞而謂生爲妄而二氏之說昌矣若夫有爲胚胎有爲流盪有爲灌注有爲衰减有爲散滅者情之量也則生不可苟榮而死不可致賤則疾不可强而爲藥强爲藥者忘其所當盡之量而求之於无益豈不悖與單豹藥之於外張毅藥之於內老氏藥之於腠理之推移釋氏藥之於无形之罔兩故始於愛生中於患生卒於无生嗚乎以是藥而試之吾未見其愈於禽鹿之驚走也夫治妄以眞則治无妄者必以妄矣治眞以妄據妄爲眞竊據爲眞愈詭於妄逮其末流於是而

有彼家鑪火之事而有唄呪觀想之術則緇與雜投不可復詰彼始爲其說者亦惡知患死相沿患生作俑其邪妄之一至於此哉是故聖人盡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盡人道者動以順生之幾百年一心戰戰慄慄踐其眞而未逮又何敢以此爲妄而輕試之藥也哉故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蓋言生而有也

大畜

畜止也養也以養止之小畜也以止養之大畜也小畜陰之弱者其畜也微大畜陰盛而中其畜也厚而不僅然也小畜巽畜之也大畜艮畜之也艮體剛而以止爲德異乎

巽之柔而以養爲止之術也夫乾奠位於方來而无如其性之健行也行則舍其方來之位而且之於往往則失基失基則命不凝不止其來必成乎往故止之者所以爲功於乾也凡欲爲功於剛健之才者其道有二彼方剛也而我以柔治之姑予之養以調其踸踔之氣徵用其陰厚予以陽一若規之一若承之得此道者以爲諷諫是其爲術倡於莊周人間世之篇而東方朔司馬相如之流以勸百而諷一識者固將賤之曰此優俳之技也昔者優旃以畜秦之暴主朔相如以畜漢之驁君謂將承我而規寓焉无能大改其德而祇以自辱流俗不審猶樂稱說之曰諫有

五諷爲上嗚乎蘇軾李贄之以惑人心者鼡夫善之而道喪久矣彼方剛也而患在行而不知反我亟止之而寶以養之閑邪者敦篤其誠而不舍其中得此道者格君心之非人有不適政有不閒伊尹以之放桐而不疑傅說以之昌言而不諱孔孟以之老於行而不悔而流俗或譏之曰此迂而寡效也昔者程子以諫折柳枝而致怪於母后朱子以惟此四字而見忌於黨人嗚乎合則行不合則去耳又其誼不可去者從龍比於九京已耳藉其勸百而諷一不從所諷而樂其勸將如之何馬融廣成之頌亦效朔相如而終之以諂矣故大畜者畜道之正者也牛梏故任載

豕豶故任飼初不謀彼之我喜而慶固自來至於剛正道孚在彼受輿衞之閑在我得大行之志然後吾養之之心昭示上下質告鬼神而無歉大川之涉其理楫占風鄭重於津泊者非一日矣故君子弗言事君也自靖而已矣弗言交友也自正而已矣學博而德厚德厚而志伸志伸而威望不詘可否一準於道進退一秉於誠故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正己无求端凝不妄然後可以不家食而吉矣淫行遝邪說興以懷祿固寵之邪心矜飼虎探鱗之巧技進以取容悅之實退以謝寒蟬之咎施施然曰諫有五諷爲上月望而太陽虧輿說而征凶終將誰尤哉將誰

尤哉

頤

頤象也象其爲頤而未象其爲養然則設頤於此養不期而自至乎聖人何以勞天下於耕稼漁獵抑設象於此而復邀養於他則養固外待觀朶頤者又何以凶邪夫頤之成象固陰陽之卽位而爲形體而頤之成用資養之具亦陰陽互致而爲精腴故二氣搆形形以成二氣輔形形以養能任其養所給其養終百年而无非取足於陰陽是大造者卽以生萬物之理氣爲成人形質之撰交用其實而資以不匱則老子所謂沖而用之或不盈其亦誣矣夫頤

中虛者也中虛似沖所受不盈而有生之養資焉則老子之言疑乎肖而抑又不然其將以頤之用以虛邀實者爲沖乎則頤之或動或止在輔車脣頷之各效者用實也非用虛也假令以物投於非頤之虛其虛均也而與人漠不相與則頤中之虛資輔車脣頷動止之實以爲用明矣將以頤之體外實中虛者爲沖乎則死者之頤未嘗有所窒塞而何以殊邪外實而靈中虛而動屈伸翕闢之氣行焉則頤中之虛自有其不虛者而特不可以睹聞測也明矣彼其說精專於養生而不知養抑不知生也有如此故曰誣也夫聖人深察於陰陽以辨養道之正則有道矣養萬

物者陰陽也養陰者陽也陽在天而成象陰在地而成形天包地外而入於地中无形而成用地處天中而受天之持有形而結體无形无涯有形有涯无涯生有涯有涯息无涯无形入有形有形止无形陰靜善取陽動善變取盈不積貧所厚繼陽動不停推陳致新分爲榮衛暢於四末四末以彊九官以靈一皆動而能變者以象運之故曰養陰者陽也若其養萬物者陽不專功取材於陰然而大化之行敢不言之利則亦終歸於陽也陽任春夏陰任秋冬春夏華榮秋冬成實以迹言之陰爲陽具然而陽德陰刑德生刑殺秋冬物成而止息春夏物穉而方來凝實自終陰

无利物之志是故陽之爲言養也陰之爲言幽也然則觀其所養物養於陽觀其自養陰養於陽順天之道知人之生而養正之道不迷矣聖人之養萬民法陽之富君子之節飲食法陽之淸有養大而舍小法陽貴而陰賤有捐養以成仁法陽剛而陰柔如是則陽聽養於陰道固宜爾而四陰致養何以云顚云拂也陽君陰民陰多陽少民義奉君少不給多其義悖矣乃養之爲道順則流逆則節故无有不顚不拂而可用養者也故曰以人從欲實難經不可恃也乃初上胥陽皆養陰者也而上爲繇頤初爲觀頤何也頤之所以能動而咀物者下也而上則靜凡剸割之用皆

自上而下而頤之咀物也反是動者以欲興而尸勞止者以靜俟而自得以欲興者雖勞而賤以靜俟者雖得而不貪此亦君子小人之別也均之爲養而初見可欲而朵動焉不亦憊乎功名之會迫敔者陽驕之羞也而況飲食哉故君子愼言語節飲食皆戒之於其動也嗚乎鄙夫之動於欲者不足道已霸者以養道市民而挾刑心異端以沖用養生而逆生理皆陰教也知陰之无成陽之任養於虛而得實賤順欲而樂靜正其庶乎

均爲顛拂而二三何以凶邪君子之於養也別嫌而安所遇二三與初爲體今以初貪而不戢乃非分而需養於上

上爲艮止恩有所裁不特拂經欲亦不遂故二一逢於卯之凶三蔑十年之利卯者高位十年遠期位疏而期遠望其相給不亦難乎震臨卯位十年而至丑艮居丑寅之交卽有所施必待十年之後晨煙不續越陌相求涸鮒難畱河淸譙俟不復能永年矣雖託貞廉凶還自致則何似別嫌而安遇於早自決於十年之前乎上者三之應也而不與三以養何也貴而无位所處亦危矣惟奉大公以養物斯德施光而自他有慶繫私以酬酢上義之所不出也四爲艮體同氣先施挹之不勞受之不怍耽耽逐逐其何咎焉使於陵仲子而知此義可无潔口腹於毋兄之側矣嗚乎

取舍之閒盍可忽乎哉

大過

有位者物之貴也同類者氣之求也擇位而得中聚族而無處擯斥異己遠居裔末甘言不爲之動害機不爲之傷斯不亦天下之至愉快者哉大過以之聚四陽於同席宅四位之奥區彼初之與上若欲窺其藩棘而不可得其擇利而蹈絶拒異己者可爲峻矣嗚乎峻者所以爲甚甚者所以爲過天下焉有待小人不以其道如此而能免其讁於君子乎夫陰陽之始非有善惡之垠鄂邈如河漢也翕闢者一氣也情各有其幾功各有其效生者道之生殺者

亦道之殺有情則各有其願有功則各有其時雖嚴防而力拒之不能平其願而抑其得志之時矣故怨開於陽而成於陰勢極於陽而反於陰則亦无爾戒此而持其平又況性情功效之相需而不相舍乎是故君以民爲基生以殺爲輔无民而君不立无殺而生不繼資其力合其用則陽有時舍位而不吝陰有時即位而不慙而獨使之浮游散地失據離羣開相怨之門激相傾之勢則大之過也亦自橈而自弱矣故高居榮觀者鱗甍翼閣示雄壯之觀而棟則託阯於卑下橈其卑下則危其崇高未有能安者也且夫陽之過也以保一時之往也乃其援引固結相與以

明得意者其去小人之噂沓背憎志雖異而情不殊情不殊則物或睍之物或睍之則勢難孤立有所欲爲而缺陰之用則有所必求而偷合乎陰矣故年不謀老少吉不卜從違白首无慙弱齡无待相鄰而靡苟得而歡將昔之怙黨居中絕陰於无位之初志亦茫然而不可復問而三四之倚二五以睽離於所應者且沮喪孤危或凶或吝而不可保故始爲攻擊繼爲調停快志須臾堅壁難久古今覆敗之林何有不釀成於此哉而君子早已辨其无輔而不能久矣然則大過无取乎以取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者則得矣故夷齊兵之而不畏巢許招之而不來自位其位

而不位人所爭之位孤保深幽敦土求仁雖金刑居上得勢下戕滅頂之凶不足以咎此所謂无可柰何而安命以立命者也過此以往則吾不知之矣

坎

夫得貌而遺其心天地陰陽之撰足以導邪說啟淫思者繁有之矣而況其他乎是故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內生爲心外成爲貌心肖所生貌肖所成然則水其以天爲心邪生事近先成事近後而方其生之旋與爲生方其成之猶與爲生中不先立成不後建摶造其功道行无間又坎之不僅以天爲心也顧其巳成效動而性靜方其初生效靜

而性動靜者陰也動者陽也動者效生則萬物之生皆以陽爲心而水之生也亦乘乎性之動幾以爲生主則坎固壹以陽爲心矣故其爲象剛以爲中剛以爲中而剛不見於貌心之退藏於密而不著者也心藏於密而肖所成以爲貌水之所以險與然則流而不盈陰之用也行之險也陰虛善隨陽實不屈實以爲體虛以爲用給萬物以柔靡佯退而自怙其堅悍則天下之機變刻深者水不得而辭而老氏猶宗之以爲教父曰上善若水則亦樂用其貌而師之以蘊險於衷是故天下之至險者莫老氏若焉試與論之終歸於不盈者豈徒水哉火木土金相與終古而不

見其積則消歸捖運者皆不盈以爲功而水特出其不盈者以與人相見則其險也亦水之儇薄而未能深幾者也不足與深幾而水亦憂其易毀乃終古而无易水之憂者聖人極其退藏而表章之曰不盈而行險者何恃乎恃其不失信而已何以知其信之不失也生之建也知以爲始能以爲成乾知坤能知剛能柔知先自知能必及物及物則中出而卽物自知則引物以實中引物實中而晶燿含光无之有改故乾道之以剛爲明者惟此而水始得之以爲內景物過而納之以取照照而不遷其形水固有主而不亂矣生之積也初生而盛繼生而減減則因嬗以相濟

故木火與金皆有所憑藉以生而水无所藉无所藉者藉於天之始化也有藉而生者有時而殺故木時萎火時威金時餓而水不時窮升降相資波流相續所藉者眞所生者常不藉彼以盛不嬗彼而減則水居恆而不閉矣不亂不閒水之以信爲體也乃若其用坎居正北時在冬至陽動陰中德室刑野爲乾長子代天潤生物以爲昌人以爲榮乾德任生致用在水故腎爲命樞子父之府黃鐘爲律紀十二宮之準終古給生運至不爽潤而可依給用而不匱水之以信爲用也繇是觀之合體用而皆信乃提取其貌者不易見焉故坎有孚而孚亦維心坎之心天之心也

亨以此爾雖然心貌異致信在中而未孚於外則固險矣物之險以信平之己之險以信守之則其爲信也亦介於危疑而孤保於一心也故曰不失不失者豈不靳靳乎其恐失之也哉故信土德也而水與土相依而不暫舍以土制水水樂受其制以自存制而信存不制而信失未審乎此而欲不凝滯而與物推移顧別求甚眞之信於窈冥之中其居德不亦險乎故君子於德行則常之於教事則習之而終不法其不盈斯亦不慼於水之貌而取其柔而无質者以爲上善也

離

聖人者與萬物同其憂患者也生而得其利死而畏其神亡而用其教故闔棺而情未息若夫任達以怡生恣情而亡恤誕曼波流捐心去慮憂之不存明之衰矣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豈以獎忘憂而廢同患也哉嘗論之定大器者非以爲利成大功者非以爲名聖人之生以其爲顓蒙之耳目也則以爲天地之日月也故物憂與憂物患與患胥天下以明而離於暗而聖人釋矣生而身致之聖人之力設而人繼之聖人之心力盡心周而憂患釋豈其沾沾然以爲己之功名而利賴之是故撫大器成大功特詳於付託之得人付之暗其憂也付之明則喜也幸

其以明繼明矣在人无異於在己其何吝焉而足勞其嗟哉菁華既竭古人以裹裳異姓而不傷遂為閒人後世以妬娼其子而不廣然則歌嗟異意付託之際難言之矣而莫陋乎其有吝心有吝心者近而吝留於心身遠而吝留於子孫握固天下如死生之與共藉有賢智編棘樹藩以左掣而右曳之氣餒援孤卒隕穫於老婦孤兒之手以授之夷狄盜賊而不恤陸機之哀魏武豈徒在稚妻少子之依依者哉才相均德相若情相合時相嬗先後異體而同明此而嗟焉則氣萎暮年而情長慨慨不已陋與惟其然也故九四之來亦物理之恒而成突如之勢矣帆低浪涌

扃固盜竊剛以相乘返而見廹悲歡異室賓主交疑前薪
灺盡而後燄无根以我之吝成彼之攘欺天絶人无所容
而不忌三四之際誠今古寒心之至矣嗚乎无不失之天
步无不毁之宗祧而无可晦昧之人心无可陰幽之日月
夏商之授於聖人賢於周之彊國周之授於彊國賢於漢
之姦臣漢之授於姦臣賢於唐之盜賊唐之授於盜賊賢
於宋之□□不能必繼我者之重明也則擇禍莫於輕毋
亦早畱餘地以揖延儔伍而進之操暗昧之情於可繼者
而吝予之則不可繼者進矣予曰大道之公三代之英邱
未之逮也憂周之失所繼也惟聖人惟能憂其所憂而樂

其所樂則聖人終以憂治天下之患而豈曰苟可以樂而且自樂哉

周易外傳卷二終